

交通工作半世紀

平淡不平凡的人生

● 吳笠田

亂世兒女嚮往文學

我是中華民國成立前兩個月出生於廣東省平遠縣泗水鄉田坑村的農家子弟，我家世代務農，家境貧苦，父親讀過幾年私塾，能記帳打算盤，母親隻字不識，祇會耕田種菜，生育兒女，我排行第四，二哥夭折，姐妹早嫁，八歲入私塾，不久改為國民小學，但因學生太少，第二年就停辦了，老師吳祝南，勸我父親送我去離家三十里的顯祖小學住讀，我非常高興，畢竟年紀還小，離家太遠，父親幾次送米菜來學校，我都很想跟他回家，初小畢業後，考進鐵民高小，畢業後考進附城初中，十八歲那年春天，父親自料以後無力栽培我，就和鄰縣蕉嶺的同宗說好，俟我初中畢業後即帶去印尼從商，可是我不願意，父親又勉強讓我再讀高中，我也很幸運的進讀離家百餘里的廣東省立梅州中學，在學三年讀了不少新書，如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胡適文存、陳獨秀文存、新青年、魯

迅著的吶喊和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戰爭與和平、苦悶的象徵、近代戀愛觀等，學校印發周刊，我也偶爾投稿登載，在班上也算優秀學生。

一九三二年暑假我沒有回家，一個人住在學校附近，連續看完兩遍紅樓夢，那年初冬母親患癌症，骨瘦如柴，斷氣後我兩手抱起放在門板上，旋即入殮，誦經一夜，葬在附近山上，翌日我則含哀返校。那時我對文學已感興趣，也很羨慕同鄉先進吳康、曾養甫、吳三立等人，亦想去北京讀文科，明知家裡沒有能力，但我仍不灰心，終於得我父親籌足一百塊銀元，經梅州時清還同學十塊，就帶著九十塊銀元，由梅州乘船經汕頭、上海、天津，轉搭火車至北京，投宿泰安客棧，兩天後找到林裕緒同學，當我離開客棧時身上已一文不名，就在他的公寓裡吃住了兩個多月，那時北京局勢已亂，幾間國立大學都已停止招生，祇有清華、中國、民國、朝陽等大學可考，我先報考清華大學，沒有

錄取，後考上民國大學中國文學系，有幾名教授，我認真讀了幾個月，時局越來越壞，連我住的公寓裡都挖了個防空洞，很多南方來的學生都回南方去了，我仍戀戀不捨，一九三三年初還去師範大學聽魯迅演講，到那年四月底，實在待不下去了，我才乘船經香港到廣州，暑假考上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那時兩廣軍人還不服中央，雖設有西南政務委員會，也貌合神離，陳濟棠儼然是南天王，由林翼中、黃麟書兩個廳長組織抗聲社，吸收青年學生，據說加入該社的，畢業就有好缺，也有同學要我加入，我沒有答應，其實我祇想多讀些書，對政治沒有興趣，我一向對魯迅很仰慕，又擔任文學生活的編輯，魯迅於一九三六年逝世時曾以魯迅的遺照做文學生活雜誌的封面，直到我畢業前三個月才把編輯工作交給余姓同學，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畢業考試完畢，不久就爆發「七七事變」。回想大學四年一九三三至一九

（53）

三七，除我四伯父和大姊夫稍有資助外，全恃我父親一個人艱苦支撐，殊不容易，那時在學校附近吃一頓飯只要一毛五分錢，有一天下課後我想去吃飯，摸摸口袋裡已不夠一毛五，就乾脆由東城走路到西關林裕緒處吃晚飯，由於家裡的錢常常接濟不上，我也偶以村夫的筆名，寫些短文托凌奮武同學帶到公評報發表，拿些稿費作零用。

親睹中國人的奇蹟

抗戰事起，敵人來勢洶洶，飛機到處濫炸，廣州的富人多逃往香港澳門，機關學校正從事緊縮，那裡還用新人，幸好同鄉曾養甫時任廣州市長，急需一個譯電人員，我承余俊賢先生引介面謁曾養甫市長，他馬上答應，叫我進市長室見葉秘書，葉秘書也很高興就叫我明天上班。一個星期後才回學校參加畢業典禮，在這一屆畢業生中我是很幸運的，那時曾氏除任廣州市長外，還兼任黃埔開埠督辦公署督辦、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主任委員，一九三八年初廣東財政廳長兼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因病辭職，所遺職務均由曾養甫兼任，我上班那天秘書交給我一個大皮包，裡面裝的盡是密碼本，其中最難譯的就是蔣中正委員長和戴笠的密碼，天天譯法不同，而且不能稍延，由於沿海港口相繼淪陷，所有軍火物資均須經港九鐵路運入，我和葉秘書每晚八點至十點都要在曾養甫公館待命，還有負責工程的李耀祥和運輸的吳琢

之兩人，須隨時針對情況，指揮因應，我回到住所，半夜裡還有電報送來，如屬急件要馬上譯呈，也常有急電譯發，這樣的緊張生活，過了一年多，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市府和財政廳撤退至西江山區廣寧縣，我才稍微輕鬆一時，敵人的飛機也曾來轟炸，躲在樹林裡頗受驚嚇。

一九三九年初，曾市長奉蔣中正委員長電召赴渝，我則留在韶關附近馬壩，辦理市政府和財政廳的移交事宜，曾在田間鋸下敵機木更津隊殘骸一塊以紀國仇；那年端午節回家住了一個星期，我又隻身穿越湖南、貴州山區走到陪都重慶（抗戰指揮中心），經過玉屏縣時還買了一對玉屏簫，留到現在已成古董。

曾養甫到重慶後，初任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長，我不久亦奉派為浙贛鐵路局駐渝辦事處秘書，一九四一年夏曾養甫出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督辦，駐節雲南祿豐，我又兼任滇緬鐵路重慶辦事處秘書兼文書課長，初期築路工人和糧食均須由重慶轉運，我曾在海棠溪車站督運幾晚，以年輕體健，一點不覺疲累，由於工程進度極為迅速，至一九四二年冬路基已近完成，正擬鋪軌，而日寇亦逼近邊境，不得不將工人和材料工具分散各地，趕築軍用飛機場，以成都附近的新津機場最大，可供美軍B廿九重轟炸機起降，曾有義大利記者以漫畫報導，稱為中國人的奇蹟，不久曾養甫出任交通部長，仍兼

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我亦奉派為交通部秘書，負責部長室機要工作，交通部地址在嘉陵江畔牛角沱，黨元老吳稚暉（敬恆）住在附近，以他的姪兒的一家還住在淪陷區，想經南陽轉進重慶，擬請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協助，給我一張譯好明碼的電報，要我儘速發給李宗仁，只簡單的和談了幾句，就循原路回去，而他未經交通部前門進來，也不去隔壁看曾部長，連明碼都自己譯好，就是怕打擾他人，可見吳稚老處處為人設想的謙沖襟懷，後來他的姪兒一家十一人安抵重慶，還寫信來謝我，真使我彌感崇敬。

躬行實踐終生不渝

交通部主管路、電、郵、航，任務繁重，那時航空公司祇有中國、歐亞兩家，歐亞公司有德國資本和人員，自德國和日、義兩國結為軸心後，與我國關係日漸曖昧，有一天曾部長叫我辦一張簽呈速報蔣委員長，擬接收歐亞航空公司，此事須迅速秘密以免出事，簽呈由交通部及航空委員會兩個單位聯名，我把簽呈辦好後，即親送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周至柔蓋章，再送至委員長侍從室秘書俞國華轉呈，奉批准後即迅速進行接收改組，原任總經理陳卓林調職，由李吉辰接任，副總經理仍為查鎮湖，此事處理經過連交通部航政司長何墨林事前都不知道，我至今還印象深刻。

我於一九四三年春奉准特別加入中國國

民黨，一九四四年一月奉調至復興崗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二十九期受訓，親承蔣中正委員長教誨，深感榮幸。從此加深領袖、主義、國家、責任、榮譽的認識，而躬行實踐，終生不渝。

曾養甫的家眷住在重慶郊區歌樂山，曾氏週末才回家休息，飛來寺九號正房兩層，樓上廳房為曾氏使用，樓下及邊樓還有幾間空房，曾氏經常招待軍政黨學要員來住，如羅卓英、張發奎、蔣夢麟、程天放等，尤以蔣夢麟居住最久，我住在邊樓，這些招待事宜自然由我兼任。

曾養甫自一九二七年起即負黨國重任，極少休閒，又無任何嗜好，公餘言行仍不離黨國大事，日常生活甚為緊張，且事必躬親，尤以勘查滇緬鐵路路線，穿越崇山峻嶺，蠻風瘴雨，侵害筋骨，致罹白金森病，一九四五年春不得不辭去本兼各職，赴美療治，並轉往日本，經名醫師榎林博太郎動腦部手術，初頗見效，後又四肢僵硬，行動困難，言詞不清，嗣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大陸淪陷，初住香港，後來台北定居，偶而出席院會，一九六九年秋回港小住，不久病逝，歸葬台北陽明山第一公墓。

一九四五年春由於曾部長辭職，我亦奉調為隴海鐵路復路委員會專員，旋又兼浙贛鐵路駐渝辦事處主任，抗戰勝利，淪陷區相繼收復，急需物資救濟，不久成立善後救濟總署，我承該署儲運廳長陳廣沅之邀出任專

員，因陳廳長經常至東南各省籌設儲運處，就把他的圖章交我保管，雖有翁副廳長，我亦不能怠忽，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劉元宗女士於成都省立醫事職業學校畢業後即來重慶，二十日與我結婚，蜜月甫過，八月二十三日，即由重慶雇一大型木船裝載醫療器材藥品及眷屬，經長江水路還都，預計十來日可到宜昌，豈料舟穿三峽，迭遇驚濤駭浪，舵把子絞斷七次，必須停船修理，如此行行停停，遲至九月底始抵南京，李白當年「千里江陵一日還」，我們卻是「千里江陵」划了一個多月。

貴人相助輾轉來台

還都南京，驚魂甫定，時揚子江水利委員會改為長江水利工程總局，由孫輔世出任局長，他是曾養甫北洋大學同學，且屬深交，又堅邀我擔任長江水利工程局文書科長，當時救濟總署待遇比一般公務員高百分之三十，我頗為不捨，以曾養甫部長一再勸說，盛情難卻，勉為應允，一九四七年夏長女順貞出生，同年十月我回平遠老家，為父親祝七十大壽，蒙蔣中正總統賜題「受福宜年」四字為賀，十年前曾接家信，父親已於一九五九年病逝。

我在老家逗留一星期，即返南京住所，時逾兩年，生活稍為安定，又因國共和談不成局勢惡化，法幣迅速貶值，領到新水即須購買銀元保值。

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吾妻懷孕八月，不得已由外甥謝瑛彰陪同妻女先至湖南宜章楊梅山湘南煤礦暫住，我亦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請假去湘南探視，不久調任專員，駐在廣州與中央機關聯繫，二月間長男企平在礦區出生。我還在廣州洽公，以鄉間醫院設備甚差，致吾妻生產時倍受痛苦。延至五月南京淪陷，即與水利局斷絕聯絡，好在湘南煤礦為曾養甫部長早年接辦之事業機構，承其關照，每月得向礦局酌支生活費。

數月後我亦偕眷至廣州觀望，其時中央亦舉棋不定，入山渡海，各有主張，同鄉蕭宜增建議仍回重慶，我正在遲疑不決之際，適逢好友齊憲為由台返穗，承齊憲為給我兩張華聯客輪船票，我才決定來台。又因入境證尚未寄到，亦承齊憲為介紹其任職基隆港務局親戚陳先生，擔保我們先行登岸。一家四口乃於八月二十三日去黃埔港登上華聯客輪，海上風平浪靜，我與長女多在艙面觀看，妻與幼子則在艙底臥睡，船抵基隆，順利登岸，轉赴台北，翌日晤祝壽萱，取得入境證辦妥入境手續，即暫住溫州街齊憲為家。不久承公路局譚局長嶽泉派為總務處文書課長，並遷至新北投幽雅路招待所暫住，每日乘火車上下班，一九五〇年十月譚氏又派我兼任台灣省公路特別黨部第二組總幹事，主辦文宣工作，同時遷入台北市廈門街一四七巷四十二號日式宿舍居住，迄今已滿四十七年。

改造黨務盡心盡力

一九五一年初公路黨部奉命改造，並改稱為台灣區公路黨部委員會，第二組文宣部門首先創辦大道半月刊，由吳聖展任編輯，頗獲公路界好評，一九五二年春公路黨部遷至公園路七號，辦公室及場地均寬大，文宣活動隨之展開，我們即籌畫成立公路文化工作隊，先以歌唱為主，這一年我先奉調至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二十一期、新北投交通人員幹部講習會第三期（時任交通部長的賀衷寒兼講習會主任）及淡水三民主義講習會第三期各受訓一個月，意志益堅，研究院結業後曾任交通研究組召集人兩年。不久又奉譚局長指示籌組台灣省公路工會，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選舉莊萬來為理事長，我為常務理事兼主任秘書，即根據內政部職工福利金條例，每月在公路局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零點一五，及下腳變價（廢棄車零件變賣）提撥百分之四十，以充實職工福利，又被選為公路局職工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嗣又兼任員工互助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防總隊公路局大隊長、局本部安全組長、公路人員訓練班訓導組長，且連任第一區第一至第五屆常務委員。

一九五三年三月次子念華出生，七月調任公路局秘書，不得不辭去各項主管兼職，專心審核文稿與局長交辦事宜，惟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仍先後當選公路黨

部四、五、六屆委員，並受聘三屆黨政小組委員及設計考核委員，均能發揮核心作用。

在黨務改造時期還沒有設立黨政小組委員會，有一天譚局長叫我進去，他說：我想加強黨務業務的聯繫，指定幾位同志成立一個小組，共同研究黨業聯繫事宜，你想用什麼名稱好，我說就用黨務業務聯繫研究小組好不好？他說：很好，並指定黨部書記長羅恆、公路局主任秘書林家樞、人事室主任吳佐明、監理處長蕭國祥、台北區運輸處主任呂志超、第三區工程處主任蔡繼昭和我七人為小組成員，由我擔任通知和記錄，不久譚局長擬調整運輸單位主任人選，就把名單交給小組討論，由我作成記錄面呈局長參考，後來也曾討論工程、監理黨務等問題，最後一次是調整監理所長方案，要我接任台北區監理所，羅家東接任新竹區監理所，申葆先接任台中區監理所，李從然接任高雄區監理所，經提小組討論後，不久就這樣發表了。我調任台北區監理所後，公路黨部改造工作亦告完成，並設立黨政小組委員會，這個小組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見譚嶽泉先生當年的開明作風。

公路運輸亦有功績

我自一九五五年九月調任台北區監理所至一九六二年五月跨越七個年頭，雖然沒有特殊績效，卻已盡心盡力，為貫徹黨政決策，結合公路界從業員工發展公路運輸業務，

亦有具體事實。我接任之初所轄五個縣市，沒有一家像樣的民營大客車公司，台北市有一家台北客運公司，行駛台北基隆間，可是業務清淡，車輛既少，又不聽輔導。台北縣也有一家文山輕便客運社，設在碧潭橋下沙灘上，只有五輛五十鈴（日本車牌名）舊客車，行駛碧潭中和間，還時常脫班，後來由廖世淋買下，改稱文山客運公司。

他第一次來看我，我就鼓勵他好好經營，建立制度，增購新車，拓展路線，他也要我推薦管理人員，我一時沒有答應，後來我想起公路局台北區運輸處台北車站副站長黃漢雲，對客運業務規章很熟悉，我就找他來談，問他能否抽些時間，將公路局的一套客運管理辦法酌情給文山客運試試，並介紹廖、黃交談。後來黃漢雲就常在下班後去該公司輔導他們，一年後業務即有起色，增購新車，延長路線，營收增加，而台北客運公司則一年不如一年，最後賣給李建和，即將台北客運名稱改為瑞芳客運。我即通知廖世林的內弟林德曜，趕快將文山客運改為台北客運，從此業務蒸蒸日上，幾年間新型客車已達三十餘輛，廖世淋要我提前退休擔任他公司的總經理，我說沒有經驗也沒興趣，後來廖因健康關係將公司賣給顏欽賢，他的內弟林德曜仍繼續任職至退休，這家公司經台北監理所幾年輔導，樹立基礎，得以順利發展，這是事實。

現在台北客運已有大客車五百餘輛，成

為台北地區最有規模的客運公司。至於中興、欣欣、大有、大南、指南、花蓮、宜蘭等大客車公司，也在我任內先後輔導創業，業務都很可觀，又台灣開始有計程小客車，是一九五八年由台北監理所核定台北市中國、交通、歐雅三家公司，每家一百輛，發照時每輛計程車須繳納三輪車伙轉業費一萬元，由於推行極為順利，我個人還得到嘉獎，現在台北縣市的計程車已超過十萬輛了，至於車輛檢驗及駕駛人考驗使用各種科學儀器，也在我任內開始，一九五六年五月大韓民國港口運輸司令李敏雨將軍，率領團員來所參觀，回國後即來函致謝，口氣甚為友善，台北市政府改隸院轄市後，台北區監理所遷至台北縣，即將八德路新建辦公室及檢驗場移交台北市政府成立台北市交通局監理處。

以身作則問心無愧

我接任台北監理所不久，聽說車輛檢驗及駕駛人考驗有弊端，我就常常站在考驗場邊觀察，有一家駕駛補習班的主任是一位女性，其夫為公路總局的專員，每當考試時那一位女主任常站在考場附近，我就請她離遠一點，以免遭人物議。我到任不久適逢中秋節，有一貨運公司的董事長為省議員，以其名片附送一盒名牌餅乾給我，第二天我一早坐公務車至該公司附近，將餅乾交司機下車送還，並取得收據。又有兩家小客車行，亦送禮到我住家，我打電話告訴蕭處長，就連他

的一份也給我一同送回去，從此以後就沒人送禮了，我這樣做能否有效防止弊端我不敢肯定，我是以身作則，問心無愧。

我自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五月，除任所長職務同時也兼任公路黨部第二十五區黨部常務委員，經常聯繫從業同志為業者解決問題，在監理所大廳右側設有服務台，派一個同志經常為報考駕駛執照或申請汽車牌照者義務填寫書表，甚獲好評，我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日移交，五月四日那天台北市的新生、聯合、公論、青年戰士等四家報紙提前發布新聞，對我任職多年，均有一頁「獻良多」、「津津樂道」等詞句。我於移交後即回公路局接任總務處副處長，不久又兼任公路黨部第四組總幹事，負責社運及黨政關係等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李錫煜接任之初，還派我暫行代理處長職務，一九六九年六月又派我暫兼文書課長，至一九七〇年四月事前未知會本人，即報准上級調我為公路局視察，雖底薪仍為五二五元，而職等已降，從此我就全日在公路黨部上班，專心負責黨務工作。

年近九秩抗老安貧

在擔任公路黨部第四組總幹事期間，遵照中央決策，從事社會服務，促進黨政關係，輔導公路社團以及各級民意代表輔選，並為鼓勵前方士氣，曾配合軍人之友社率領公路文化工作隊前往馬祖、澎湖等基地勞軍。

又曾兼任國民黨大會第三、四兩次會議招待處交通組副組長，每次任期約五個月，會議期間先後租用大小客車數千輛，嚴格調度，安全迅速，大會結束時節省經費十餘萬元，深獲谷正綱秘書長嘉許，一九六六年五月調任公路黨部秘書，直至一九七七年一月退休。

我的公路局本職底薪，早在一九五五年即到薦任最高級五二五元，以職級所限，無法提高，雖為簡任七級待遇，也祇能領年功俸，而黨職底薪已達七百一十元，得支少數差額。我退休時支領一次退休金，計公路局六十一個基數，加公務人員保險給付，及公路黨部差額，三項總計不過六十餘萬元，其時公務人員退休金存入臺灣銀行有優惠利率，獨交通人員退休無此優惠，祇好暫存商家，利息較高，但不放心，數年後又轉存郵局，經十餘年支用，已所存無幾，好在兒媳均在商家任職，收入較高，食住無虞，三代同堂，家庭和樂，堪以自慰。

我自一九三七年大學畢業出任公職至一九八七年歷時將近五十年，均與交通工作有關，公職退休至今已年近九秩，抗老安貧，多勞少病，飲食起居尚能自理，退休迄今，一直擔任退休同志小組長，每逢各種選舉，必遵照上級指示，動員同志、同鄉、同宗、鄰友支持本黨候選人勝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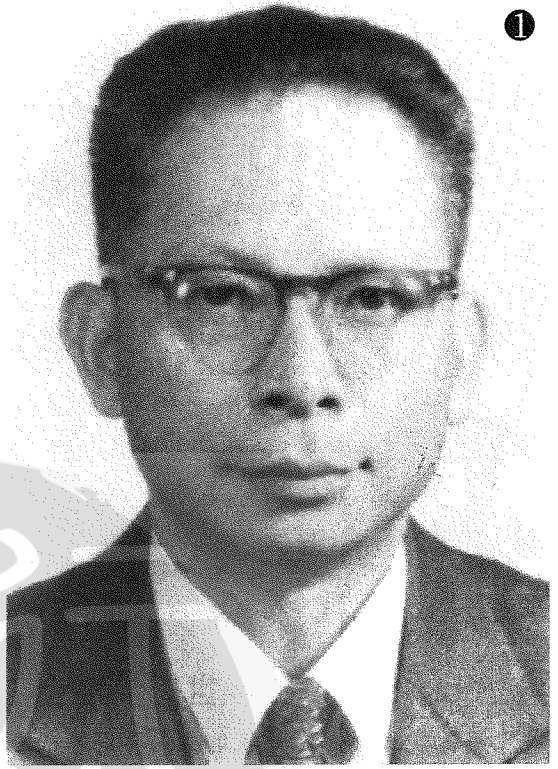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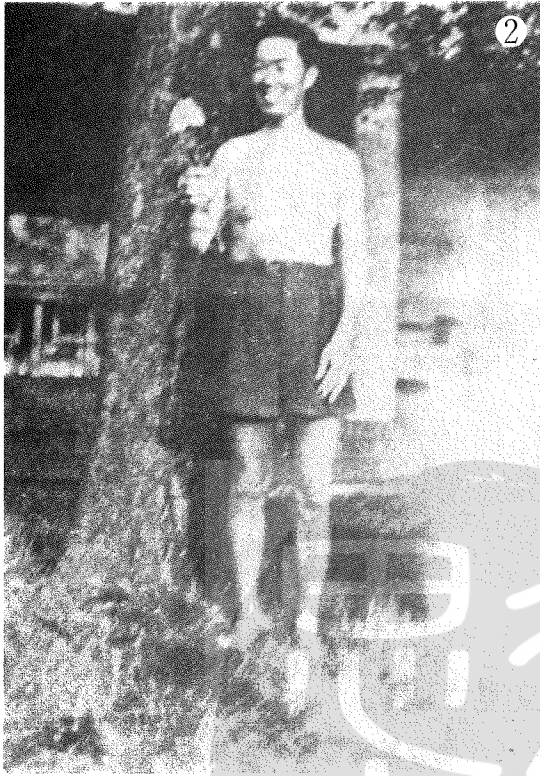
四十餘年前我承中央選拔為優秀基層幹部，先後蒙上級頒發嘉獎、記功、獎狀、獎章等四十餘件，給我很多鼓勵和安慰，差幸沒有辜負各級長官與師友同志之期許。



吳笠田「交通工作半世紀」插圖（文見 53 頁）

- ①作者吳笠田（左一）早年參加公路界勞軍團到馬祖勞軍時留影，前排右四為前公路局副局長錢益。
- ②任台北區運輸主任時的呂志超。
- ③作者吳笠田早年在台北區監理所辦公室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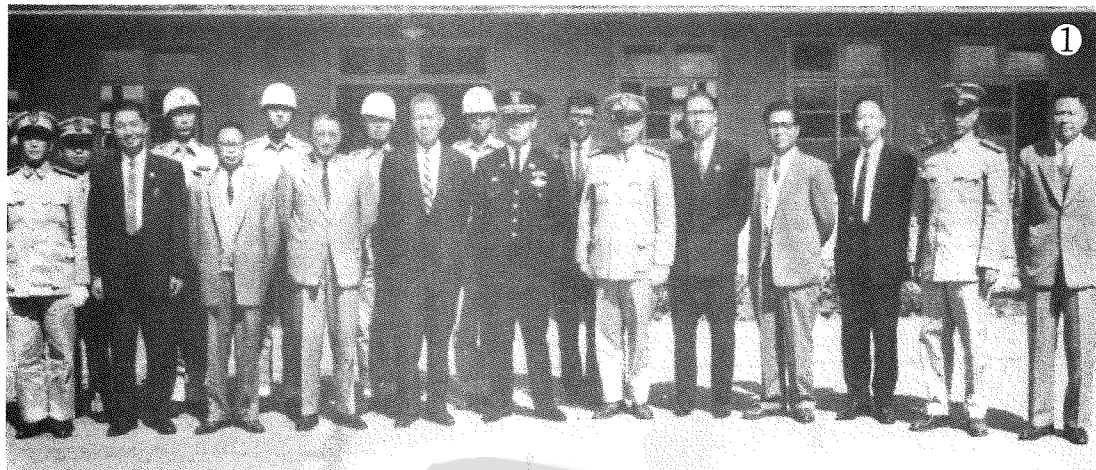




- ① 作者吳笠田六十歲時的照相。
- ② 曾養甫在美國養病時留影。
- ③ 任交通部長時的賀衷寒。



①作者吳笠田（右二）與李煥（右一）晤談時留影。
②作者吳笠田的長官曾養甫（右）早年與美軍將領巡視成都新建飛機場時留影。



① 作者吳笠田（前左三）早年與來台考察的南韓警政人員合影，前左四為王震美，前左五為前大韓民國港灣運輸司令李敏雨。
② 作者吳笠田一九三三年聆聽魯迅的演講，圖為魯迅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留影。



①作者吳笠田（右）與夫人劉元宗（左）結婚二十周年紀念照。

②作者吳笠田（執旗者）早年參加公路界勞軍團到澎湖勞軍時留影，右二為林則彬。

